

的向老師抗議。

韓教授答應教他，要林敏生一週去訪他三次，他口述，林敏生筆記。韓教授的中文何其好，這一整年下來拜他之賜，林敏生的中文有了長足的進步。當然，在林敏生與韓教授之間，除了師生恩情外，又多了一份別人不可取代的友誼。

終於，在謝師宴前一週的五月底，林敏生受韓教授之助，完成了十二萬字的譯文。他覺得好輕鬆，帶著一顆愉快的心情去謝師，為他法律系大學四年的生活畫上了完美的句點。

## 之六：球迷人生

林敏生和他的大哥各有所好，而其所好程度均近「癡迷」，大哥林永生愛看電影，一年可以看到上百場之譜；他不光看而已，自己還仿效當時報端的影評專欄，寫了一本影評集，每部電影還有星級標準呢！

而林敏生則是個運動迷，他對於體能方面的競技，總是傾全力去關注，還對自己在這方面瞭若指掌的熟悉而感到相當得意！

當他唸建中初中部時，台灣其實並沒有多少全國性的運動比賽，因為戰後的民間生活尚未達到富裕水平，政府更無暇關照民間娛樂，因此較為簡便的球類運動便被推出來應應景，而人民也十分滿足的迷戀捧場。

林敏生先是愛看籃球賽，日本時代叫籠球，在戰前台北三中相當厲害，但光復後他發現，籃球外省人打得好，棒球則是台灣人的天下。那時台灣的籃球隊有鐵路隊、青年隊、七虎隊、大鵬隊，之後有克難隊，再成爲國家隊；鐵路隊曾稱霸一時，七虎隊屬陸軍，大鵬隊歸空軍，海光隊當然在海軍旗下；七虎隊有選手王毅軍、霍建平、王士選、賈志軍、廖滌航，大鵬隊則有游健行、朱聲漪等，他個個隨手捻來如數家珍。

迷籃球的他，自己也打籃球，在暑假期間他可以和同學們相約早上五點鐘起床，跑到附近的福星國小打上兩個小時的籃球後，再一起去中央市場買個大西瓜解渴。

那時建中的各項運動在全省均赫赫有名，籃球隊得到全省冠軍，號稱黑衫隊的橄欖球隊也所向披靡，連續卅八年稱冠，足球隊還得到成人組比賽的亞軍，林敏生爲建中的一員，深深地引以爲傲。

當年全省籃球聯賽在台北新公園，現在博物館右邊的水池那一塊地上舉行。地上沒有舗水泥，只是泥土地，運球時灰塵就跟著上，觀衆要在一片灰濛濛中看清楚球員的動作，得有相當的功力，林敏生照樣看得樂不可支。

籃球比賽後來移到鄭州街的鐵路球場進行，再來是現在國軍文藝中心的憲兵球場，最後憲兵球場不敷使用，而在今北一女中附近蓋三軍球場時，他還經常跑去看施工進度呢！

林敏生高二補考化學時，是帶著書到球場邊，一邊看球賽一邊記化學方程式的，他固然擔心

補考不過會挨揍，但他更關心球賽的過程和輸贏。

他不僅鍾愛籃球，對棒球也是如癡如狂。

那幾年每年省運都有南北棒球對抗賽，他經常將腳踏車騎到場邊，站在腳踏車上看球賽。人擠人難免跌倒，但是跌下來再站上去就是，沒有什麼人可以阻撓他看球賽的堅強意志。有時身上帶著零錢，他還會向小販買兩支冰棒來吃，對他來說這是無上的享受。

他是北友隊的忠實球迷，台北代表隊決賽時它對抗另一組石碳隊，結果，北友隊以一比二的成績，一分之差敗給石碳隊。林敏生還記得自己當年的失望與傷心，他連飯都吃不下去！

一九五二年他高中畢業，八月一日必須參加大學入學考試，糟糕的是，奧運卻於七月底在芬蘭的赫爾辛基舉行，林敏生當然不能放過。赫爾辛基與我們日夜顛倒，林敏生晚上就等在真空管收音機旁偷聽芬蘭的狀況，雖然透過日本短波傳送過來並不十分清楚，而他背著父母又不能將音量放大，七月天躲在被中，全身發汗，聽得煞是辛苦，但他毫不在乎。

那一年如果台大考題內容是關於奧運狀況的話，林敏生一定可以考上第一志願醫科。他對於哪位選手代表何國，參加什麼項目得到第幾名，有沒有破世界紀錄等等，倒背如流。

大一時，他參加台大法律系籃球隊，但那只是好玩的性質。大二時，菲律賓田徑隊遠征來台，在師大運動場舉行比賽，菲國贏了就播放菲律賓國歌，我們贏了則播中華民國國歌。林敏生連著三、四天去看比賽，有時請假，有時翹課，騎上腳踏車就去。幾天下來後，比賽項目高達二、三

十項，他聽了太多遍國歌，居然連菲律賓國歌都會唱了。後來參加APA A大會時，還在菲律賓律師面前試唱了一段呢！

在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謝師宴上，林敏生和彭明敏教授暢談了一個多小時，內容是他們兩人所共同喜愛的棒球訊息。

在當預官的受訓期間，林敏生發現一位台大醫科，大他三歲的同儕郭世一，他論起體壇新聞來頭頭是道，二人一拍即合，但林敏生不得不承認對方比他癡迷十倍以上。原來，這傢伙曾擔任《中華日報》體壇專欄的評論者，林敏生對他甘拜下風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他們一操練完畢，兩人就在一起共同討論那時正在墨爾本舉行的一九五六年奧運。

在林敏生擔任幫辦律師的生涯中，儘管業務繁忙，他仍是不改球迷脾氣。那時日本職棒每晚六點會在台灣收音機的頻道播出，林敏生最關心巨人隊的動向。但有些當事人不但白天委託他辦案，下班後的休息時間還來問他到底看了多少卷宗，想要與他討論有無勝訴的可能性。林敏生最氣人家擾他聽職棒，一次他生氣了，乾脆回對方一句：「我又不是法官，怎麼知道結果？」後來那人走了，母親才唸他：「你是律師，客人來了要親切……。」

一九五八年，楊傳廣拿下了亞運十項運動的冠軍，林敏生非常關心他能不能贏得一九六〇年羅馬奧運的冠軍。一聽說他從來沒買過的《時代雜誌》(Time) 將以楊傳廣當封面人物，便跑到三省堂去買一本來看個過癮。從這裏，他發現了另一個了解國際體育新聞的管道，也不管自己的

英文程度到底如何，竟是如此專注地成爲它的忠實讀者。他從雜誌中知道了拳王阿里的運動生涯，阿里原叫Cassius Clay，信回教後才改名阿里，他如何在羅馬奧運奪魁後轉入職業拳賽，及其如何預言將在第幾回合時擊敗對方，他賽前所編的詩如何迷人，林敏生生活在離阿里數千里外的小島上完全瞭若指掌，至今還如數家珍。

林敏生專注於體壇新聞動態的精神，的確令人吃驚。但在他不斷擴充這方面知識的同時，有二方面影響也正在慢慢滋長著；其一是他在語言方面的能力，無論是日，英或中文；另一則是這些體壇知識，正爲他的業務作儲備，將爲他開啓往後的國際大門！

## 之七：軍旅生活

一九五六年十月，林敏生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。

在這之前的八月，他參加了司法官的考試；九月，應試於公務員就業考試，十月入伍前，這兩場考試的結果均尚未揭曉，他帶著一顆等待的心，坐上了隱隱震動的火車，南下到台中車隆埔入伍，接受爲期三個月的操練。

那是一段嚴格的體能訓練期，他每天都被折磨得又累又慘才能回營休息。  
十一月，放榜了。

林敏生高中公務員行政官，名列前茅。但是司法官卻名落孫山。他非常失望，一個人躺在軍